

敵
人
大
陸
政
策
之
原
形

337.5

G2.07

編者序

這是一本敵人野心和罪惡之供狀。

這是一本書，是想用敵人自己的話，來說明其侵略陰謀和政策。其中包括文件二十八目，近四十篇，就性質可分爲二：一是公開的，一是本來祕密終於公開的。祕密文件有三種：一是敵人自己的陰謀計

，如田中奏摺，金谷計劃，松室報告之類。二是敵人向中國政府祕密提出強迫接受的條件，如二十一條及塘沽協定之類；三是敵人和漢奸所訂「條件」，如中日軍事協定，以及敵汪敵梁密約是。公開的文件亦有三：一是日本正式的外交聲明，和敵人的外交文件，如天羽聲明，廣田三原則和有田荷印聲明之類以及日德義防共協定等；二是敵國負責人公關的侵略鼓吹，漢奸才無恥謬論，以及敵奸公關之「條約」，如荒木及多田小冊子，新民會大聯合之宣傳以及日滿議定書等；三是敵國無恥文人之侵略主張，如佐藤，阪上，田中，伊藤諸人之言。這些東西，雖措詞不同，都可看出敵人的陰謀和野心。

這些文件，編者按時間先後加以排列，以表示敵人野心之發展和範圍，同時也可看出敵人野心之窮與多減。這一本書由二十一條開始。大家知道，敵人正式侵略我國，應自甲午算起。從甲午到二十一年僅三十年間，有幾個重要文件，如馬關條約，中日善後條約，中日通商條約以及五案協約五路要求等等。編者沒有將全文收入正文，而只從二十一條開始者，主要有兩個原因：第一，本書重在說明敵人的野

謀，那些條約？一般外交史和條約範圍上談得更詳，而二十一條也可以包括過去許多條約。其次，敵人對我全部野心，到二十一條可說全部暴露；自此以後，敵人對我「條約」，已經不是普通所謂不平等條約，以人與我交涉，已經不能說是普通外交，而是一甲不斷的軍事陰謀政治陰謀，赤裸裸的掠奪和逼迫了。還有一點也是很重要的，二十一條以前敵人侵略還是附于列強之後；二十一條後，其他國家逐漸對我國改變態度，而日本則從此日益露骨的侵略了。因為這原故，不獨二十一條以前的條約沒有記入正文，就是以後屬於通常外交範圍的文件，都未列入。但編者請秋原爲我寫了一篇「論大陸政策」，對敵人陰謀加以分析；編者又寫了一篇「敵人侵華簡史」，作了一個歷史的大綱，對於二十一條以前的事實，說得較詳，重要條約要點，大體說及；都可補正文之略。同時自二十一條以下，在每一文件之前，特別是九一八以後文件之前，編者都酌加按語，簡述其由來及經過。於是「簡史」對於二十一條以後的事實，也就從略。因此，這一本書，是一本敵人侵略文件，也是一本敵人侵略簡史和敵人陰謀分析。

這一本書收集自頗不全，只是代表文件而已。編者并非研究敵情的人，不過痛恨敵人的野心，平素收集了一點這類材料。而戰後散失亦多。其中敵人經濟合作計畫，性質實在非常重要，編者曾收有日文及一部分譯文資料，但不幸散失，只能就手頭材料整理出一個大綱。其中也有非成文和無系統的，如敵與蒙疆偽組織等，僅就能力所及收得殘缺材料稍加整理。此外除有三篇是編者由英文重譯出者外，大部分是利用現成的譯文，兩大部分也不詳譯者姓名，只有在此一併誌謝。不過其中名詞字句，都請了解敵文的朋友或據原文加以訂正，或就譯文加以整理。有許多重要材料如「日本改造法大綱」之類，因原

文失決，無法列入；還有敵國陸軍部的小冊子，如「國防本義及其強化之提倡」，則因已有譯文，且據摘錄，也未收入。還有若干資料則因不便公表之故，也省去了。此書雖不完全，但也許是同性質的書中收集得較為完全的一種。編者以無限痛憤之情，獻於父老兄弟姊妹之前，使大家對敵陰謀如見其肺肝，而厲復仇雪恥之志。如讀者諸先生能够翻印，以廣流傳；或有保存其中若干文件全文，及提出其他應該編入的材料者，則無論是將原文譯文見惠或文件名稱見告，使再版時更為豐富，都是非常感謝的。至於其中敵人狂妄橫暴之詞，和漢奸荒謬無恥之語，或侮辱我民族或冒瀆我領袖，除開有刪節外均如其舊，蓋這只足表示敵人與漢奸的病狂喪心之變態心理狀態而已。

父老兄弟姊妹們，我們不僅要做敵人罪惡供狀的裁判官，而且要做這一惡貫滿盈的強盜之死刑執行人，這就要加強抗戰，加強建國，以勝利洗滌我們的恥辱，以三民主義消滅敵人大陸政策的罪惡。

敬幼如子重慶，五月三十一日。

本書編完後，本可于六月下旬出版，正文印就卷首諸篇排就之時，排印本書之時代日報印刷所于六月十六日為敵彈所炸，正文半毀；卷首全毀，正文半係重排，卷首之原稿清樣均係在灰燼中爬出重新整理付印者。這也是本書一個難忘的紀念。

重印之時，正文中補增二九、三〇、三一、三二四目。最後二目，是病中勞瘁國社朋友代為轉譯的。卷首二文，亦稍加補充。五個月以來，敵人的野心更加暴露，但其危機也更加嚴重，而本書之內容也更豐富。

編者序

本書雖受敵彈損害，但敵人不能消滅本書，這也是抗戰必勝之一徵象。而編者希望，本書能因敵彈火之張煉而增其力量。欣奮之餘，再誌數語。

十月十五日扶病誌。

論大陸政策

胡秋原

（其起源，內容，發展，困難，及其破產）

一、大陸政策即是滅華政策

關於日本大陸政策之陰謀計畫，最「成文的」資料，以田中奏摺說得最爲完全。照田中說，這是明治遺策。所謂遺策，自非明治死時遺囑，而是明治在世，即日日講求的。大陸政策雖在甲午戰爭（一八九四）開始露骨表現，但明治一年征韓論即漸起。明治六年（一八七三），西鄉板垣之流的征韓論雖失敗，但同年侵擾台灣，可說是大陸政策之開始。列強進攻中國刺激了日本明治維新，而明治維新，也就開始了日本侵略中國的政策。這政策即如田中所說；

「如欲征服支那，必先征服滿蒙，如欲征服世界，必先征服支那，支那被我征服，」即以支那富源作征服印度與南洋，以及中小亞細亞暨歐洲之用，獨霸亞洲。」

我們一向以爲敵人的侵略政策，有兩個方向；一是大陸政策，一是海洋政策，即一是北進以西伯利亞爲目標，一是南進，以南洋爲目標。但我最近仔細研究敵人的「一切侵略計畫，以爲似乎不爲作如此着法。日本只有一個政策，即是大陸政策；所謂海洋政策者，只是大陸政策中的一部分。田中奏摺已說明

日本必須奪取南洋羣島。室伏高信在其「南進論」中說到這樣一段話：「或問日本其陸軍大臣，日以策究係大陸，抑係大洋。該陸軍大臣答云，既非大陸，亦非海洋，而為一向東西南北發展之政策」。敵國海相永野修身在六九三六年說，日本南進北進應該相扶并進。最近小磯也說日本國策是東西南北進。但無論敵人向東南向西北，都要以中國為根據地，而敵人無論北到西伯利亞南到南洋，也是為的完成其滅亡中國的政策，所以我們可將敵人「國策」作如此看法：

大陸政策

北進

南進——海洋政策。

如蔣委員長所說：敵人是「要以我神聖禹域之資源，黃帝子孫的血肉，作他南進北進冒險并舉的資本」。這是大陸政策最明確的說明。

以滅亡中國為中心，以進攻世界為目的；這是大陸政策的「定義」。敵人的什麼「八紘一宇」，雖是狂言，但他們事實上是如此狂動的。所謂南進北進，不過是其進攻的方向而已。敵人南進北進不僅止于侵略政策之戰略考慮，也有侵略資源的原因。敵人為了解決煤鐵問題之類，需要北進；為了解決煤油問題，又要南進。日本人講北進的書，可以佐藤清勝的「滿蒙問題與大陸政策」為代表。講南進的書，可以室伏高信之「南進論」為代表。但所謂南所謂北，雖有最後目的地，事實上南北也都在中國境內。日本鼓吹佔領滿蒙為北進的根據地是我們所熟知的。石丸藤太說，如不佔領海南島，南進國策即在沙上。所以日本政策說來說去無非是滅亡中國。日本如欲北攻蘇聯，南攻英美，必須在中國取得根據地。而

敵人要攻蘇攻美，也是爲的必須如此，滅亡中國，才有充分保證。例如，日本在甲午之戰取得朝鮮「獨立」，但一直到日俄之戰，朝鮮才算征服。所以田中說日俄之戰實即甲午之戰。田中又說，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國爲先決問題。總之，敵人進攻中國與進攻世界是有機地相連的，但中心目標是滅亡中國。如敵人須磨說的，「對華外交是帝國外交之全部」，所謂焦土外交軍服外交水鳥外交啄木外交協和外交經濟外交，一言以蔽之，都是滅華外交。

但敵人也懂得無論北進南進，都不是萬全之策。因此何時南進北進要看國際形勢而定。大體說來，是在這一面取攻勢，在那一面一定取守勢。例如甲午之後，敵人先北守而南進，日俄戰後，則南守而北進。第一次歐戰後，敵人一時南北并進，但九國公約以後，又南守北進。九一八以後北進之論甚力，日蘇蒙條約發表，日本人又高叫北守南進了。石丸隆太在其「被包圍的日本」一書中，分析了南進北進利害以後，暗示南北并進之不可能，主張北守南進。而一個自稱日本歷史家的白柳秀湖說得更爲「懇切」：「由日本民族發展史觀察，日本是由天孫降臨之日起，在亞洲大陸上，與中國不斷衝突而不斷開國的。有時與中國爭九州支配權，有時與中國爭朝鮮支配權，二千年來慘淡經營，解決了朝鮮和南滿問題。目前日本民族正踏入次期的發展階段。這目標是什麼？不待說是中國本部。即不管麻煩數字，只看歷史也可分明。我們的祖先，二千年來慘淡經營，由朝鮮而南滿打開發展之路，前進目標何處，可以立刻明白。因此，對海軍宣揚的北守南進，我們只由深心致敬。」

由此更可證明，敵人是中國世仇，敵人政策只有一個，無論南進北進，都是進到中國，如田中實所

說的，「大陸政策無界限」，他是要以中國爲中心作福射式的擴張。

敵國所謂法西理論家北一輝在其「日本改造法大綱」中曾主張北取西伯利亞南取大洋洲，以「正視英俄」，而屈服中國。

日本外務省「日本固有之外交指導原理綱領」說：「日本當面外交之最大矛盾爲日蘇關係與中日關係。中國難保不與蘇聯合作奪回滿洲。爲實現日滿支三民族恆久的協力，不能不付日蘇戰爭之大犧牲」。如我外部六月二十四日聲明說的，日本在亞洲或太平洋任何區域之侵略行動，無論其出以何種方式，無非欲藉以侵略所得完成其征服中國之根本目的。蔣委員長在本年七七說：日本一切行動之主要旨趣，無非欲消滅中國生存與獨立。所謂南所謂北，無非敵人爲滅亡中國看當前必要和方便而採取的方向而已。所以中日兩國，在敵人大陸政策沒有打倒以前，是勢不兩立的。

「敵人」以蕞爾小國，竟抱如此狂妄野心，但也有着千的「步驟」。這就是田中所謂征服滿蒙以征服中國，征服中國以征服世界。又說：

「明治遺策第一期征服台灣，第二期征服朝鮮，惟第三期之滅亡滿蒙，以便征服支那全土使南洋及亞洲全土畏我服我之大業，尙未實現。」

「一九九五敵人佔台灣，十年後敵人佔朝鮮并在南滿取得根據地，并繼續向內蒙擴張。又約十年敵人提出二十一條并向山東及福建長江擴張其所謂「特殊權益」。又約十年（一九二五，二七，二八），敵人出兵滿洲及濟南，田中更提出其祕密計畫。剛剛四年之後，敵人即進攻東北，完成其第三步計畫。用

中奏摺所說的，以後雖因時勢不同，稍有變更，但敵人在東北所作者，大體是按照這計畫的。除鐵路線之建築產業經濟之侵略外，如以女色金錢威勢誘脅內蒙王公，如實行集團移民政策，如企圖驅中國為反俄之前驅，如實行金本位政策，如設立單一侵略滿蒙機關，如變更南滿公司之組織，如壟斷滿蒙之貿易，與夫破壞中國之統一及工業，在外交上對美對蘇弄誘脅之陰謀，都是按照這計畫進行的。九一八以後敵人就積極拼命進行其第四步的計畫。然而我們以抗戰答復了。於是敵人第四步計畫破產，而過去侵略果實，亦將因此而動搖了。

二、大陸政策之戰略戰術

敵人大陸政策以滅亡中國為中心，其成敗亦以能否滅亡中國為關鍵，敵人也知道滅亡中國是不容易的，況且中國問題是一世界問題。如上所述，進攻中國必然有機的與進攻世界相連。敵人進攻中國，事實上也是必損害他國權益。弄得不好，就要受到中外之聯合打擊。於是敵人就有兩個總的戰略：

第一，以夷制華及以夷制夷；

第二，以華制華或以華制夷。

所謂以夷制華者，表現為敵人的分贓政策；例如過去與帝俄勾結瓜分中國。所謂以夷制夷者，表現為敵人的追隨外交，例如過去藉英日同盟以制帝俄，後來訂立三國反共同盟以到英蘇，今日利用三國軍事同盟，企圖南進。所謂以華制華者，表現為敵人分化政策（即所謂分而治之）如勾結漢奸，如分裂中

國，如控制中國一部分的地方或戰略地帶，以及搜刮財富迫脅人方推行進一步的進攻。所謂以華制華者，例如強迫中國訂立防共同盟，這是敵人很大的希望，不過根本沒有成功，但今天利用漢奸在對付列強了。

在這總的戰略之下，敵人還有他的作戰目標。

敵人大陸政策第一個目標，是要造成宰制中國的機會，而這首先必須使中國不能統一，不能建設，所以田中說：

「最可怕者，支那且就醒覺。將來支那統一，工業亦隨之而發達。」

所以敵人在國民政府成立以前，極力破壞中國統一。他最熱心參加中國內亂，而且時常雙方都參加，他的特務人員在後面保持聯絡，一面延長中國內亂，一面看誰的價錢出得大，就幫助誰，袁世凱雖非抗日的，但日本却是反袁的。因為袁世凱還想統一中國。所以一面誘脅袁世凱，一面也參加反袁運動。以後中國內亂中，幾無從無敵人陰謀的黑影。到了國民政府統一中國以後，日本破壞的希望很少，但極力設法阻礙中國的統一。他不能由內部來破壞，於是就由外面來壓迫，一步一步布置根據地，而同時則在經濟上來破壞中國。到了這還沒有希望之時，便直接出兵了。

日本第二個目標是破壞及阻止中國民族工業之發達。田中說：

「我國必須以強取權利爲主義，以權利培養貿易，制支那工業之發達，避歐勢之東漸。」
一個日本左翼作家長谷川說：

「中國若過甚向資本主義發展，則對於日本將有不利。反之，中國之資本主義不發展，則日本利莫大焉。」

「假似做原的謔」

「在實際上，中國資本家對於日本的進出，是最感威脅的。結果兩者難免發生衝突。照軍事當局的辦法進行，中國的產業資本家除了投降或抗戰外，是無路可走的罷。」又說，「在原則上，要阻止中國資本主義的成長」。

小島說：

「中國產業開發和日本相連連，依着適宜的調節而進行，爲適應日本的高度工業化，中國方面暫宜作原料供給，就是這個統制的辦法」。(以上見中日問題座談會紀錄，正中版)。

這便是「工業日本農業中國」以及中日經濟合作的真意義。日本人現在所要反對的，不是中國的共蠱主義，而是中國的資本主義，到了這不能以經濟方法達到目的時，便直接出兵了。

日本第三個目標，便是要使中國沒有國防，換言之，使中國無力抗日，以及欲抗日而不可能。過去與中國成立軍事同盟，後來要求防共駐兵，都是這一目的。敵人在中國設什麼非武裝區，要求中央軍南下，也就是要控制中國的戰略地帶以及解除中國的武裝，使他作軍事進攻時，得到大的便利。

日本的第四個目標，就是要包圍孤立封鎖中國，切斷中國與歐美蘇聯的合作。日本所謂抗日，包含中國與友邦合作在內，日本反對中國與各國通商，及與國聯合作，只許與日本發生關係。他今日一面指

使漢奸排外，一面企圖切斷中國的國際交通線，都是這一目的。因為敵人最怕中外聯合一致對抗日本。但無疑的，日本所反對的，都是我們當前所努力的。

日本侵略的方法，是世界上最野蠻的，也是最卑鄙的。普通帝國主義侵略他人之國，是用經濟方法為主，軍事政治文化為輔。過去列強之侵略中國不過利用不平等條約，而日本則大而出兵，小而「事件」，沒有一樣離開軍事的。別國之經濟侵略充其量利用協定關稅，而日本則還要靠武裝走私。日本侵略的中心目的固是經濟，但其侵略完全依賴軍事保護。田中也自供日本人之無能，雖有其政府之後盾，尚不能與中國平民競爭。過去他在中國修鐵路，反而不要中國修平行鐵路。這便是由于日本本身的落後。他的侵略方式，不是現代的，而與古代蠻人（萬達人，蒙古人）無甚區別，所不同者，日本是一新式蠻人，有新式武裝而已。

在敵人大陸政策的戰略和目標之下，他的方法可分為二：

第一是一般方法，所謂一般方法者，即不平等條約。主要者如下：

- (一) 經濟的——如割地賠款，如協定關稅，內地設廠，內河航行，築路開礦，設行借款等等。
- (二) 政治的——如操縱內亂，如租界及租借地，軍隊駐屯權，領事裁判權，強派顧問，以及設立所謂「文化」「慈善」事業等。

其次是特殊方法。日本還不能靠上述那些方法取勝。他必須以「強取權利為主義」(田中)。他實行不斷的軍事進攻。這種進攻有兩個方式。一是蠶食，二是鯨吞——積蠶食為鯨吞，而在蠶食鯨吞過程

中，有各種「特殊方法」。日本常自稱在華有「特殊權益」，其侵略方法也是「特殊」的。日本是一以特務人員主持軍政大計的國家，他的方法也是「特務」的。這些特務方法可以分爲三個步驟：

第一是提出懸案，製造事件，并用各種利誘威脅方法，以達其目的。他向我國提出要求，你不承認，他列入「懸案」，下次再談。懸案積多了，他就製造「事件」。製造事件的方法，普通用日本浪人或鮮台浪人鬧事，中國干涉，他就大呼「抗日」「嚴重抗議」，繼之軍事示威，高呼「斷然清懲」。如果浪人不够，他也可以叫一個日本人自殺，例如所謂藏本事件——不過藏本不願犧牲，出了笑話。「於是嚴重交涉」，懸案之外，還有新要求。你總得承認他一點。於是等幾天又如法泡製，使你一天不得安甯。到了後來，他索性利用其權威，提出他有「特殊權益」，而他的特殊「權益」，「區域」，是日益擴大的。他過去說在「南滿」有特殊權益，後來在華北又有特殊權益。於是進一步又有「特殊使命」。他可提出海關天空的要求，如什麼「三原則」。他先要你「原則」承認，並同時宣傳你業已承認，於是「中」的要求，便連珠的來了。

他要你承認「要求」的方法很多。除了調兵艦動軍隊乃至實行砲轟，以及用飛機示威之外，則利用親日份子恐日份子爲內應。所謂親日份子就是日本用金錢酒色等物收買的。日本恭維其爲「知日份子」，或「卓識」「具眼」……中國和他談判，他就指定要這些知日家去談。還有恐日份子。他以不斷威脅，造成恐怖狀態，使許多人提起日本就怕。有親日份子爲日本說好話，恐日份子說得罪不得，日本要求就容易通過了。但這還不够。他還有兩種方法：第一，他的外交官說，我國軍人是很魯莽的，事情擴

大了，連我們都難辦事。第二，找第三國出來「調解」。

你以為要求承認了就完事麼？不，不，不！「要求」之後還有「要求」，而且「要求」的文字一定預留地步；他可以自由解釋，自由行動；你如抗議，他的新要求又來了。

第二步是藉口「事件」，實行軍事進攻。要求不遂，就要變成「大事件」了。事件之後是大舉侵略還是小作侵略，則依照他的估計及實力而定。

如果是小幹，大概如此：他出動軍隊，佔領若干要地，然後提出條件。承認之後，他答應撤兵，但他軍隊佔過之地要變為「非武裝區」，官吏要「知日份子」，這樣一步一步解除我們的武裝，使他們再來之時通行無阻。更厲害時，則要求「獨立」「自治」。蘇聯對台灣先要求「獨立」，對我們本部則要求「自治」。「獨立」「自治」，是佔領的過渡形式。

如果是大幹，就佔了不退，並且把漢奸拿出來組織傀儡政府。如九二八及現在。

但無論小幹大幹他做一樣事，即大肆屠殺搶掠，大肆殘暴橫行。這是日本人的天性，亦是他們的政策。第一，以恐怖造成恐亂病，第二毀滅其敵軍之營略營，第三，同時他可給漢奸一箇兩子，使人人倚漢奸以求自保。

第三步則是成立漢奸政權，進行經濟搶奪的時期。敵人佔領一地之後，就組織傀儡政權，和漢奸開體，一面將軍隊駐紮要地并壟斷漢奸，一面用漢奸組織漢奸軍隊，用中國人殺中國人。

而最要緊的，則是經濟侵略掠奪。日本字典則稱爲「經濟合作」「共存共榮」。這合作的方式有二

；一是將一切重要的交通產業統統沒收，名曰「統制」，「合辦」；或曰「軍管理」及「委任經營」。二是他做不通的，則加入一點資本，用中國人的力量爲他搜刮，他坐享「獅子份」。此外，他發不兌現的偽幣，搶劫你的資源，勒銷他的貨物。使一般人民餓死，爲其効力者亦只吃不飽餓不死而已。這種「經濟合作」，也老實的稱爲「以戰養戰」。

這時候我人民固受其荼毒，而漢奸之地位，亦要到末日。過去敵併吞韓國後，漢奸及韓奸李容九及其一進會則令解散，發解散費十五萬。淫昏之寺內將腿放在亡韓王妃身上，說什麼「醉臥美人腹，醒握天下權」！佔領東北後，趙欣伯鄭孝胥先後被其殺死辱死。汪逆之所以尙爲日寇所用者，不過因爲我方正愈戰愈強而已。目前敵對各地賣國賊之方法，在北方以蒙奸制漢奸，在其他各地，以漢奸制漢奸，此外，并迫各奸子女送東京爲質。諸奸既互相傾軋，而各奸所倚之日本特務及浪人亦有競爭，故羣醜亦詭詐無甯日。操賣國之職業，度妾婦之生涯，使祖宗子母受辱貽臭而已亦不知死所，奸固可恨，而敵之敗我民德，亦舉國之差矣。

至對我一般國民，則除凌辱毒搗毒之外，尙繼續施行恐怖及奴化政策。一面辦學校報紙，欲我國民認賊作父，一面則肆其獸性，或迫我人民向日軍行禮。此不特爲敵之橫暴行爲，亦係慘毒政策。蓋欲消滅我國民自尊之心，造成自瀆之習。尤有使人戰慄的，敵在戰地大捕壯丁婦女外，尙捕兒童，一面訓練未來之漢奸，一面則抽血爲敵軍傷兵輸血。慘毒至此，亙古未聞矣。

但在這幾個步驟中，還有幾種「特殊方法」始終進行而且變本加厲的，那就是賣淫，賭博，販毒。

走私而直接主其事者，則是日本的浪人及台籍浪人。這些行爲，也都是大陸政策不可分離的部分。因爲不僅其收入爲日本特務活動之來源，而且可以敗壞我國國民身體精神，以達亡國而且滅種的目的。而烟場淫窟，又是組織漢奸的地方。以此爲亡人國家之政策者，世界上也只有敵人而已。

殺人放火，謀財害命，亡國滅種：這便是大陸政策，和「東亞新秩序」的實際內容。

三、大陸政策的弱點及其冒險

大陸政策的弱點，在於敵人的力量又很有限，故敵人進行其政策，在外交上必須進行種種事情；

第一，對中國取分化政策。敵人的目的，在於使中國分裂，使其不能統一，以資其侵略。故敵人在外交上，對中國取分化政策。其目的，在於使中國分裂，使其不能統一，以資其侵略。故敵人在外交上，對中國取分化政策。

其一敵人在每一侵略階段中，必定抓着一個與國以進取中國。如過去的英國、沙俄，現在的德義。而不久以前，還探命的想抓住美國。對於中國，則或盡量挑撥離間，製造中國內爭，或集中力量對付某一方面。直至今日，敵人還在攻擊我全民族以袖之蔣委員長；在作戰中，有時專攻其所謂「中央軍」，都是這一陰謀的遺都是敵人如意算盤。在一種情形下，這陰謀就要破產，即列強對日一致的時候，和中國統一對日的時候。目前的局勢，便是大體如此，中國統一起來，列強雖有受日寇之誘脅者，但大抵無不憎惡敵人；敵雖想利用德義，無如相隔太遠，他們愛莫能助了。